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967066  
投稿邮箱:qlwbm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264003

过年说年  
大脚皇后马秀英

张发山

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除贴春联外,门楣上还要贴福字。张贴福字时,多数人喜欢倒着贴。关于这习俗的由来,坊间流传着两个版本,一说出自清代的慈禧太后,一说始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大多倾向于后者的人,多是因为大脚皇后马秀英。

有年除夕,朱元璋微服出宫,见家家张灯结彩,鞭炮声此起彼伏,一片升平景象。在一商家门口,一盏走马灯引起众人围观,他近前一看,只见灯面上有个飒爽英姿的女人,威风凛凛,骑马提枪直取敌方咽喉,可惜马蹬上的天足画得分外刺目。朱元璋一愣,认定这是影射当今马皇后。于是,悄悄把悬在门上的“福”字倒过来,以此为记,便于次晨捉人。

朱元璋郁郁归来,将所见所闻与皇后说了。马秀英素来心地善良,是当今历史学家公认的中国第一贤后,她不愿朱元璋借“走马灯”事件杀人,进谏道:“天下脚大者,何止马氏一人?况且,臣妾的大脚,自己嫌,陛下不嫌,别人再嫌也是枉然!”但不管怎样劝说,朱元璋始终觉得没出这口恶气。马秀英怕夜长梦多,等朱元璋响起鼾声,急命心腹将街上所有门上的“福”字,全都倒过来。

天亮后,锦衣卫奉旨捉人,见家家门上的“福”字都是倒贴的,心下嘀咕:总不能在大年初一将所有“人犯”押上金銮殿吧?锦衣卫复命“满街尽是福倒了”时,马皇后趁机说:“陛下,福到了,好吉利的字眼呀!”朱元璋心里很高兴,顺水推舟说:“对对,福倒了就是福到了,是个吉兆!”

自此,每到春节,人们便把门上的“福”字倒过来,一为纪念马皇后的恩德,二为祈求全家福祿安康。

# 第一次坐火车



周子元

人生旅途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多会渐渐地模糊起来。然而我第一次乘坐火车的那些事,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1955年我考取了青岛的一所大学,当时蓝烟铁路正在建设之中,要去学校报到只能乘坐汽车。终于,1956年元旦蓝烟铁路建成通车了。消息传来,我欣喜若狂。期末考试刚一结束,我就迫不及待地提起行李,去火车站买了一张硬座票。下午1点20分一声长鸣,一列长龙似的火车稳稳当当地启动了。

端坐在长椅上,我四处张望,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长长的车厢宽敞、明亮、整洁,中间通道上不时有乘务员送水售货,热情地为旅客服务,在这里,我似乎感受

到了“家”一般的温馨。

窗外,一片片被瑞雪覆盖着的麦田,远处一座座静谧的山村时而飘浮着缕缕炊烟,这一切像电影屏幕一样从眼前闪过,此时此刻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列车在广阔的原野上奔驰,当广播里传来报站的声音时,我才从美好的遐思中回过神来。

转过身来,发现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非常斯文的老人,言谈中得知他是位中学教师,趁假期去烟台看儿子。老人有知识也很健谈,说了些家常话后,他便跟我说起烟台修建铁路的事。他告诉我,早在1865年就有一位在烟台的英国商人向英国公使提出修建一条从烟台到潍坊的铁路,时称烟潍铁路,遗憾的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竟石沉大海。直到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山东经济中心由烟台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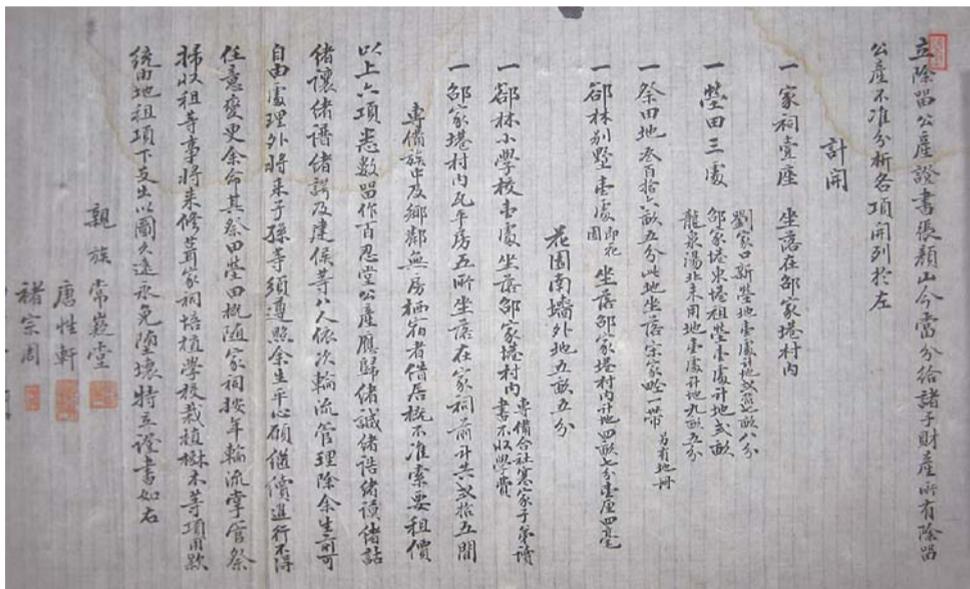
青岛,烟台商界才如梦初醒,于是下决心修建这条铁路。但后来因日本借不平等的“二十一条”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此事又暂时告一段落。后来又又有英美在烟台争锋,展开是修海坝还是修铁路之争,结果英国胜出,美国的修路计划书只能束之高阁。说到这里,老人颇有感慨地低下了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老人喝了一口水,又继续往下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山东半岛处于抗美援朝前哨,国家决定在这里修建一条铁路,几经研究修改,最终决定修建从蓝村到烟台的铁路,不再修建烟潍铁路。1953年6月动工,历时两年半,1956年元旦建成通车。这时,我发现老人的脸上浮现出了满足的笑容。听完老人的这一番讲述,我才知道这条铁路真是来之不易,其间经历了多么曲折的路程。

它虽然来得晚了点,但总算圆了烟台人长达百年的“铁路梦”。我庆幸第一次坐火车就获得了这么多的知识,感谢这位同路的老人,为我上了终生难忘的一堂课。

火车正点到达烟台,我急忙走出车厢,想看看车站是个啥模样。可往四周一看,这哪像个火车站?来接站的老父亲看出我的疑惑,告诉我这是个临时站点,等下次回来,建在市里的新火车站就能用了。我随着父亲出了站,那时市区没有公交车,我们只好提着行李步行十多里回到家中。

如今,不仅老火车站已旧貌换新颜,使用了57年的烟台至青岛的绿皮车也被高档的空调车所取代。不用多久,青烟威荣城际铁路和德烟铁路也将建成通车,届时,从烟台乘火车去全国各地旅行将会更加方便、快捷了。

## 一纸证书折射公益思想



老方

近日笔者从青岛获得了一纸张颜山立下的除留公产证书。张颜山名宗桂,为清末民国时期牟平人,以经营“泰生东”染料发迹,资产一度达到数千方巨。张颜山富甲一方,更以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而闻名遐迩。他一生捐款无数,用于修路、办学、赈灾、济难、收孤等诸多慈善事业。此证书为晚年的张颜山分析家产时所立,内文披露的信息正好

印证了张颜山的公益慈善思想。

中国传统社会向来由缙绅阶层上下维系,近代开埠商业发展后,这种维系作用由缙绅渐渐转变为缙商阶层。缙商秉持着缙绅的传统儒家思想且更有财力来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张颜山正是这类缙商的杰出代表。

此证书中规定:家祠、莹田、祭田、花园、学校、避难所六处地房为公产,用于家族内外所公用,并制定了轮流管理制度,以期公益久远。然而,这个愿望并没有持续多

久,时过境迁让一腔美好化为乌有,代表社会中间阶层的缙绅与缙商也几成绝迹。缺乏这种维系作用,暴露的社会矛盾已显而易见。近些年崛起的爆发户们普遍缺少社会责任感,寻其原因,除了他们缺乏传统商人们的修养、学识以及慈善的觉悟外,主要的还是社会组织能力已被丧失。

希望此“张颜山立除留公产证书”除了带给我们一些史料价值和唏嘘外,更能提供我们些许历史借鉴。

## 关于过年的儿时回忆

曲善令

小时候,每年过了“腊八”以后,我就天天数手指头,看看还有几天过大年。那时孩子盼过年,是盼着吃顿好饭,穿新衣,放鞭炮,有压岁钱,能跟着大人走亲访友。“腊八”一过,农村就有年味了,街上时不时传来零零星星的鞭炮声,男孩子就开始吵闹要鞭炮,女孩子要新花衣。过了小年,年味就更浓了,男孩子们在一起就会比量谁的鞭炮多。到了年三十这天,我就整天不着家,布袋装几个小鞭,和伙伴们满街乱串。

记得每年的大年三十中午,我的一个远房爷爷都到我们家,盘腿坐在炕上,我母亲做几样菜,摆在桌子上,爹就和这位爷爷对饮起来。二人无所不谈,今年的收成,坊间的趣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谈古论今,其乐融融,直喝到二人微醉方才罢休。

年三十下午,我们全家就开

始忙活,爹和我在街门上贴新门联,姐姐把剪好的窗花贴在窗上,把旧年画揭下来,换上新年画。母亲把家谱挂在正间墙上,前面放一张八仙桌子,铺上桌围,摆上供品、香烛,把杯添满酒。

年三十晚上,饺子一出来,母亲就先盛五小碗饺子给先祖供上,然后全家才能吃饭。吃完饺子,母亲就开始把我们姐弟几个的新袜子、新鞋、新衣服找出来放在炕上。我的衣服都是母亲手做的,尽管样式不时兴,但心里仍很喜欢。那个年代的孩子,就过年能换身新衣服。我第一次穿的新式制服衣服是蓝卡其布,样式就是一件四个兜的小中山装,穿上以后把我高兴坏了,专门到人多的地方显摆。

初一早上四五点钟,母亲就把我们叫起来,吃完早饭,天还不亮我就拿着小鞭上街拜年,和小伙伴们东家拜完西家拜,每次能收一二角压岁钱,不给钱的给几

块糖,直到吃午饭时才回家。

孩子们聚在一起,都互相比试自己的压岁钱,那时的压岁钱很少,都是以毛计算,最多就几块钱。可这几块钱都是孩子们巨大的财富。

过了初一村里就开始唱戏,戏台就搭在村里西学堂的操场上,这可乐坏了孩子们,不但能看到戏,而且能买到小吃。西学堂旁边有户人家卖小杂品,平日卖个针头线脑,过年卖糖瓜、拨螺、泥老虎、鞭炮、瓜子之类的小杂品。村里像这样卖小杂品的还有一家,每到过年就贩些鱼、拨螺、菱角等乡间不常见的东西卖,有一年过年他贩了一些大拨螺,这种拨螺很大,足有十几厘米长,味道不怎么样,我母亲还买了一些。

几十年过去了,儿时过新年的记忆总是萦绕在脑海里,所有的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使我难以忘怀。

### 胶东地区

### 走出去的集团军

李全生

近来,解放军陆军集团军番号对外公开使用。我们惊奇地发现,在现存的18个集团军中,竟然有3个集团军是由战争年代的胶东地区发展起来的,分别是驻守在河北的第27集团军,驻防在广西的第41集团军和驻扎在福建的第31集团军。在历史上,这些部队是名符其实的胶东子弟兵,是轰动一时的“一一·四”胶东暴动留下的革命火种。他们没有主力红军的老底子,以于得水等领导的昆崙山游击队为基础,经天福山起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展壮大,成为我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流部队。

第27集团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这支部队以其强大的攻击力在我军战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济南战役中率先攻破城垣,渡江战役中率先登上长江南岸,上海战役中率先攻进市区,抗美援朝中独创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战果。第41集团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是抗战后渡海北上挺进东北的胶东子弟兵。在东北野战军最困难时期的新开岭战役中,全歼国军精锐“千里驹”敌25师,首创在一次战役中歼敌一个整师的最佳战果。在塔山阻击战中,顶住了敌东进兵团10万人的轮番进攻,保证了攻克锦州和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此四个团同时被授予光荣称号。第31集团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这支部队虽然成军晚,却后来居上,在济南战役中一战成名,以其强大的攻击力而扬名华东战场,由一支地方部队迅速成长为一流的野战军主力部队。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漳厦战役中,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克厦门岛,创造出了我军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范例。

这些部队的成长发展,与当时担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传奇将军许世友的治军带兵分不开,与胶东人民勤劳勇敢、朴实忠厚、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民风也是分不开的。在这些部队的指挥员中,贡献出了上百名开国将军。在这些部队的普通士兵中,涌现出数不胜数的战斗英雄,其中有两人成为后来的军委副主席。

抗战后期,我军有24个二级军区,胶东军区发展出的部队最多。今天,经过数次裁军的精简整编,仍然有3个军建制完整地保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驻扎在祖国的不同地区,担负着重要的战略使命。这一现状,更是当年的任何一个二级军区所难以比拟的。这体现出中央军委对胶东子弟兵辉煌战史的肯定和珍惜,也是对他们超强战斗力的信任和期望。